

EL SECRETO DE VESALIO
JORDI LLOBREGAT

巴塞罗纳

1888

〔西班牙〕 乔迪·约伯雷加——著

陈皓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〔西班牙〕乔迪·约伯雷加——著

陈皓——译

巴塞罗纳 1888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2963

El secreto de Vesalio

by Jordi Llobregat

Copyright © 2015 by Jordi Llobregat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Ella Sh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塞罗那 1888/(西)乔迪·约伯雷加著;陈皓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3455-7

I. ①巴… II. ①乔… ②陈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3638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
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	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	100705
网 址	http://www.rw-cn.com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	335 千字
开 本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14.25
插 页	2
版 次	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978-7-02-013455-7
定 价	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给我的母亲

推理之路简短慧黠，却不能指引方向；实验之路且阻且长，却通往真理的地方。

——盖伦 公元 216 年

觉今是而昨非，至明日又悟今日之非矣。

——摩西·迈蒙尼提斯 公元 1185 年

只有天才才能使人永生。¹

——安德烈·维萨里 公元 1564 年

1 这句话并非出自维萨里本人之口。它最早出现在一首拉丁语的悼诗里，有考证说此诗作者是维吉尔。维萨里把这句诗画在了《人体构造》的一幅插图里，因为《人体构造》太有名，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这句话是维萨里说的。原诗句译为“万物易逝，唯天才永生”。

序 幕

1888 年，巴塞罗那，旧港，拉扎雷托码头附近

1

老人第三次看了看昏暗的天色，咬牙切齿地骂着脏话。四周一片寂静，只听见拍打着船体的涛声。雨点夹着海风，时不时地落在船上，浸湿了艙楼甲板和堆在下面的烟草箱。黎明将至，此时此刻，旧港、码头、停泊的船只和船坞里的建筑，都如墨点般笼罩在海雾里。海岸线几乎模糊不见，虽然贴着码头航行万分危险，但老人已经干过上百次，还将继续这样干下去。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才焦躁不安的。心口如压巨石，他有一种笃定的预感，今天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

风起浪涌。老人睁着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睛，仔细审视着他的船。儿子在船头打瞌睡，桅杆上挂着收拢的帆。他像往常一样敏捷地从船尾把帆拉起来，直到船帆鼓满了风，才满意地把绳子系到木头缆桩上。他蜷了蜷戴着羊皮手套的双手，手指如同老旧的绳索在向他抗议。身上厚重的衣衫丝毫无法抵抗浸入骨髓的潮气。他叹了口气，这份活计做起来越

来越艰难了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开不动船了。他真切地预感到，自己恐怕活不到这个世纪末，也看不到全世界都在宣传的那些奇迹了。该死的机器，谁会去理睬它们！又有哪个疯子会相信轰鸣的机械比得过男人壮实的肩膀？老人吐了口痰，把方向舵调转了四分之一。

左舷的蒙惠克山已在身后，巴塞罗那在雾气中渐渐呈现出剪影。城堡上可能有人观望，蒸汽船也要在这个点起航。老人为了避开它们，向着拉扎雷托码头附近驶去，那里有人在等他卸货。

潮水把帆船推向岩石，老人抓住舵柄，努力稳住航向。就在这时，海面上有个漂浮物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内港的海雾没有那么厚重，被泡沫打湿的防波堤清晰可见。几米之外，在木料和船帆之间，漂着一个轮廓模糊的大个物体。突然，这东西没入海中，再也看不见了。老人咂咂舌头，继续等待。商船上有时会有货物掉落海里，如能捡到可算撞了大运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老人不情愿地寻思，自己刚才大概是看花了眼。他正要重新起航，却听见一阵水声。那个东西又出现了，比刚才近了几英寻，正随着浪涌起起伏伏。老人咧开嘴大笑起来，露出发黑的牙齿。他开始转动方向舵，等船靠近到一定的距离才看清楚，那玩意儿是个橡木箱子，足有橡木酒桶那么大，从木头上的印章来看，应该来自法国。箱子上还紧紧捆着麻绳，水没有漏进去，看来里面的货物完好无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些加瓦乔人一般用船运送瓷器、上好的布料或者酒类，不管箱子里装的是哪种货，都是一大笔横财。老人稳住方向舵，回头看了看儿子。

“阿帕，把船钩伸出来！”

年轻人一脸茫然地望着父亲，直到看到箱子漂到身旁才恍然大悟。

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在座位底下翻了翻，最后拨开渔网和绳索，抽出一根带铁质尖头和钩子的长杆，按照父亲的指示向海里伸去。钩子钩住了箱子上的绳索，老人抓住长杆的另一头往回拉。箱子被慢慢拉到船舷旁边，父子俩迫不及待地要把它弄上来。

“快，小心……我的上帝啊！”

从水里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人手，抓住老人的胳膊就把他往深色的海水里拽。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瘫在那里无法动弹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浪头袭来，这只鬼一样的手瞬间在眼前消失了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年轻人急忙跑过甲板，掀起盖住船灯的布。灯光照亮了黑暗，父子俩看到，有个人正死死抓着箱子一侧的绳索在水面上挣扎。他被挖去了双眼，眼眶处只剩下两个深黑的大洞。嘴里想说些什么却语不成声，只发出一声呻吟。变形的面孔扭曲成一张鬼脸，看样子在汹涌的波涛中撑不了多久了。

老人犹豫了片刻，命令儿子道：“稳住箱子！”

年轻人没有动弹。他面色苍白，死死盯住眼前这个怪物。正在此时，一个浪头打来，箱子又从船上翻了下去。

“小子，真他妈见鬼啦！”

“爸爸，你，你确定？”

箱子开始往下沉。

“快点！”

年轻人又一次抓起船钩，钩住箱子，把它拖到船边。水中人向老人伸出一只胳膊，老人在舵手椅上站定，伸出双手一把抓住他。水中人的皮肤滑溜溜的，散发着一股酸味。老人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铆足劲

把人拉了上来。

那人滚了几圈，终于仰面躺倒在甲板上。老人本以为他下身长了条鱼尾而不是人腿。他全身赤裸，不见汗毛，皮肤白得几乎透明，肚子上有几道可怕的深色伤痕。年轻人看着他，想起了被刮去鳞片运到市场上叫卖的鱼。

老人小心地走过来，弯下腰摸了摸那人的身体，想探探他还有没有气息。当他看到那人前胸横七竖八的伤口时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他伸手轻轻按了按，手指像按在黄油上一样深陷进肉里。尸身内部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。老人吓得不能自制，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，一屁股跌倒在成堆的烟草箱里。儿子赶紧把父亲拉出来，父子俩紧紧挨在一起，死死盯着横陈眼前的这具伤痕累累的尸体。

“爸爸，我们拖上来的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上帝，我怎么知道！”

突然，一束光亮闪过，照亮了尸身，在他的皮肤下勾勒出一幅树枝一样的画。一转眼的工夫，这束光又如来时一样毫无踪迹地消失了，父子俩不约而同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。

距万国博览会开幕还有 24 天

2

“先生们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”

安静的教室里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声音。讲台上年轻的教师一边把作业收进公文包，一边目送着学生们排队出门，虽在故作深沉，却掩不住嘴角的微笑。他几个月前刚从这所大学毕业，现在却已教完第二周的课程了。

他走到教室里一扇窗户前。窗外的天空乌云密布，但阴沉的天气并不像往日那样影响他心中的喜悦。他历经了多少坎坷才得以走上这张讲台，现在已是稳操胜券。他的目光扫视着校园，刚要发出一声满意的轻叹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：“阿玛特教授！”

一个年轻的学生等在门口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教授，爱德华爵士想见您。”

“我马上来。”

教授，这称呼多好听。教授，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莫德林学院中的一分子。虽说是因布朗博士患痛风离职，他才能补缺代课，但这无关紧要，他很快就会得到一个正式的教职职位。机不可失。他收拾东西离开这间他将在这里讲授三个月希腊语课程的教室。他注意到走廊上那些追逐着自己的目光，学生们至今对他充满好奇。

他走出教学楼，整了整身上的长袍，校园里一片凄风冷雨。眼下已是四月末，天气却依然寒冷。从阶梯教室里传来一阵声响，整个校园都听得见，课程正进行到高潮。他快步踏上泥土路。右首边的小教堂里正在排练合唱，他穿过门厅，直达一处被爬满常春藤的建筑环绕的院落，随后干脆地踏上斜穿花圃的卵石小道，雨打湿了全身却不以为意。他心头充满欢喜，几乎有雀跃的冲动。

沃特一见他走来就开了门。这老头可是整个学院的名人。学生们说，自从这所大学成立他就在这里看大门了。牛津大学建于四百年前，这说法显然不可信。但沃特葡萄干一样瑟缩的身体和脸上数不清的皱纹，却让人不禁疑惑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。他以经营各种歪门邪道闻名遐迩，总能以低廉的价格搞到香烟、烈酒或者其他美味。这种买卖是被明令禁止的，所以沃特的生意才兴隆无比。

“阿玛特先生……哦，对不起！”来人脸上浅淡的微笑出卖了他，“阿玛特教授……”

达涅尔向他点头致意。他知道，虽说这老头一直把自己看作“该死的乡巴佬”（第一次见面他就是这么叫的），但还是很喜欢他的。

“沃特先生，今早过得如何？”

“恐怕没您好。天气冷得要死，我全身骨头都疼。”

“我看碘溶液很对您的症状。我也可以帮您找位好医生。”

老人的脸上显现出一副被冒犯的神气。

“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可早就不信江湖游医的话了。”

达涅尔笑了。

“爱德华爵士在等我。”

“当然了，教授。上去吧，上去吧。我这把老骨头随时随地就不在人世了，可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。”

达涅尔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谢谢您，沃特先生。我可能会订一瓶您库存的佳酿。”

“那我看着办，”老人做了个妥协的鬼脸，“我可不向您保证什么。”说完便嘀嘀咕咕地转过身，消失在门房的阴影里。

达涅尔一边上楼一边想着那些大名鼎鼎的牛津教授，他们曾经和自己踏着同样的台阶呢。他很快来到二楼，短短的走廊尽头就是院长办公室，门半掩着。他彬彬有礼地敲门，里面有个声音让他进去。

老院长的办公室很是简朴。地毯铺满地面，在最醒目的写字台脚边如同海浪一般卷着，写字台后面是布满墙壁的胡桃木书架。再往里去，左侧两把扶手椅中间是燃烧着的壁炉，维多利亚风格的烟筒上带着班诺克本战役¹的装饰画。达涅尔对这间办公室再熟悉不过了，他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日，其中不乏记忆中最美好的光景。在初来牛津那几年，校长就是他的导师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两人情谊渐深，当初的师生已经亲如父子。

“亲爱的阿玛特，别在门口站着。”

1 1274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之战，以苏军获胜而告终。

爱德华·瓦伦爵士已经年过五旬。眼袋和脑袋上稀疏的直发都掩盖不了他的慈眉善目。在顶尖文化精英组成的圈子里，他既是卓越的历史学家，也是优秀的演说家。他和达涅尔一样专攻古代语言学，并在前任去世后接任学院“主席”或者说“院长”一职（他更喜欢被称作后者），迄今已经十年了。

“今天过得怎么样？”

达涅尔脑中思绪纷飞，他努力组织着语言，心里既兴奋，又有点诚惶诚恐。

“嗯，好极了，爱德华爵士。”

“我真高兴。您知道，我对您寄予厚望啊！”

“谢谢您，爵士。我希望自己不辜负您的信任！”

院长做了一个笃定的手势，在椅子中晃了晃，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。

“您来牛津几年了？六年了吧？”

“快七年了。”

“七年！天哪，时间过得真快！”院长半闭着眼睛说道。“我还记得您当年刚从巴塞罗纳到牛津、从那扇门后走进来的样子。”

达涅尔面色一沉，院长没觉察到他的反应，还在继续回忆着。

“是啊……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您浑身都湿透了，提着唯一的行李箱。您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含含糊糊根本听不清楚，而您那副样子……上帝，真可怕，我当时差点报警，您知道吗？”他边说边大笑起来。

达涅尔摇摇头。

“我经常自问，您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您对这问题一直讳莫如深。”

“您知道，牛津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。我只是想来学习罢了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那当然，”爱德华爵士直了直身子，“您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子了……现在的您，已经是个前程远大的男人了。”

“我希望如此，先生。”

“当然，阿玛特，”院长兴奋地说道，“这两个星期您给布朗先生代课，大家可是赞不绝口呢。我正是因为这个才叫您来的。”

爱德华爵士停了片刻，继续说下去。

“您的能力毋庸置疑，我们十分满意。昨天系里举行每月例会，大家一致同意授予您一个教职，在本学期剩下的时间内讲授古典语言。您觉得如何？”

达涅尔的心中涌动着热烈的激情。他从未想过这个位置来得如此之快。爱德华爵士看着自己的被保护人，脸上的微笑更深了。

“好吧，您怎么回答我？答应还是不答应？”

“当……当然，先生。当然。这真是……真是太好了！太感谢您了，这全亏您的帮助。”

“说什么傻话，这都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您的专注敬业让所有人惊叹。我很少见到像您这样优秀的人才。”

院长起身走到小餐车前，慷慨地倒了两杯白兰地。

“我想我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很高兴的，您不觉得吗？”他有点狡猾地说道，“不久之后我就该叫您贤婿了。您知道，今晚我们要举行一场特别的晚会。我很高兴能宣布你们订婚的消息。亚历山德拉是我的一切。我相信您一定会让她幸福。”

“我爱您的女儿。”

院长满意地坐下，递给他一杯酒，小声说道：“为了避免您以后怪

我，我先得给您提个醒。亚历山德拉和她妈妈一样是个好姑娘，漂亮聪明有教养，一定持家有方，但是……她也有威尔士人惯有的坏脾气，喜怒无常，忍无可忍。”院长向他挤挤眼睛：“威尔士毕竟是个龙的国度！”

两人都笑了。达涅尔对未来的岳父充满敬意。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，是爱德华爵士收留了他，给了他知识和友谊，而不求他任何回报。当他失去全部的时候，爱德华爵士给了他崭新的机会。自己欠他的情也许永远都还不清了。

“阿玛特，为我未来的孙子们干杯！”

酒杯相碰，达涅尔为了表示对院长的尊重，只是沾了沾嘴唇。随后他站起身来，把几乎没碰过的酒放在桌子上。

“爱德华爵士，晚宴开始之前我有几个问题要回答。请允许我先告退一步。”

“快走吧！我也听说你的旧同事搞了个聚会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说的。今晚别迟到，否则亚历山德拉非杀了我不可。”

爱德华爵士兴味盎然地笑着，把达涅尔送到门口。

“啊，”他停住了，“我差点忘了，请您等一下。”

他回到写字台，在桌子上的文件堆里翻了半天，终于带着胜利的表情抽出一个暗黄色的信封来。

“给您的，今早刚收到。”

“电报？给我的？”

“对，是从巴塞罗那来的。”

达涅尔从教授手中接过电报，紧张得差点没握住信封。老院长没察觉到他的慌乱，达涅尔不动声色，总算把电报塞进了大衣口袋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过会儿再看。我还有……有很多事情

要做。”

“走吧，走吧。”

他出了门，双腿颤抖着，迈着最快的步伐离开了。

达涅尔一回到他的旧宿舍就倒在了椅子上。毕业，获得教职，与亚历山德拉订婚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快得没有时间去搬家。他的箱子放在角落里，书籍和一些衣物还没有收拾。但此时这些都已不再重要。今晨的喜悦已经烟消云散，意想不到的教职和即将到来的婚礼，在他眼里都已成为另一个人的事情。他将目光转到那个放在写字台的小信封上。

时隔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？

他用手抚摸着后颈。过去七年，他一直无意识地做着这个动作。指尖划过皮肤上一道道变硬的皱褶，那是大火在他身上永远留下的痕迹，颈上的死皮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的过去。他几乎要放声大笑。他是多么幼稚啊，竟然以为自己把一切都忘了！如今一封简单的电报就足以把这个幻觉击成碎片。

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桌旁，一把抓起那个信封，把它撕开。那是一张对折的粉色信纸。他的双眼在工整的字迹间游走，却不敢看其中的内容。直到他终于平静下来，才把眼光聚焦到信中的文字上。

七年光阴轰然化为泡影。

他垂下手，身体倚在窗框上。脚下的校园消失在昏沉延绵的雨雾中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们还是找到了他。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，却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他扪心自问，自己是不是应该感到悲伤。但内心深处却只剩下狂怒和深深的愧疚。他闭上眼睛，用额头抵住窗子，努力抑制着锥心的剧痛。紧咬牙关，绷紧身体，疼痛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身上的旧伤痕，他把电报揉成一团，扔得远远的，眼泪直到这时才夺眶而

出，和窗上的雨水汇流在一起。

3

破旧的房间里鼾声如雷。钉在窗户上的床单挡不住透进屋里的光线。这是拉瓦尔区¹典型的廉价出租屋，和其他穷鬼落脚的地方没什么不同：狭小，憋闷，漏雨。这种房子经常用于短期出租，眼下的租客已经待了五个月了。

“真该死！”

从毯子里钻出来一个长相滑稽的家伙，瞪着鼓眼泡左看右看，努力辨认着自己身在何处。一只脚刚踩上地板，整个人又仰面倒在褥子上。他用手抓着头发，嘴里骂着脏话，嗓子哑得如同塞满了沙子。

“来杯阿尔萨斯红酒，再加块羊角面包！”

他一边嘟囔一边东倒西歪地起床，矮小的身板挺得笔直，脚上却一个劲儿地发软。他好不容易才挪到被当作写字台的桌子旁，一把掀起成堆的旧报纸和涂鸦的稿件，伴着一声胜利的尖叫，终于将沉甸甸的黄铜怀表握在手中。他打开表盖，一见指针已经接近正午，满脑子的糨糊顿时烟消云散。

“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晚！”

他只穿着短裤在小屋里转了一圈，先往夜壶里撒满了尿，接着一边

1 巴塞罗那老城区。

含糊地骂骂咧咧，一边用冰凉的水狠狠擦了把脸。太阳穴还在疼，他咬咬牙，把整个脑袋塞到水里，颤颤巍巍地用毯子擦干，接着用一分钟的时间穿上裤子、衬衣和鞋子。他端起桌子上的咖啡，刚抿了一口就后悔了。咖啡冷得像冰，一股霉味。他这才想起来，同一把咖啡豆已经被泡了四回。他抓起衣架上的扁帽和格子外套走出门，边下楼梯边打着领结。

“弗雷萨先生！”

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横在他面前，半闭着双眼怒气冲冲地盯着他。来人身上散发着一股蒜味，可这刺鼻的味道却没能驱散他脑袋里的混沌。

“冈萨雷斯先生！我刚刚还在想您。您那位好太太别来无恙？”

“您欠我三个月的房租。这屋子马上就要到期啦！”

“三个月？真的？好吧，我的朋友，您别担心，我马上就能收到几笔稿费，到时候立刻还您这笔小钱。您也知道，我这样的名记者总要承担点社会责任，所以有些意外支出，这可真是遗憾。”

“我了解您的社会责任。上个月您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”

“您恐怕弄错了。您太太很慷慨地同意我赊账了。”

“你是说哈辛达？您什么时候跟她说的？”

“昨天中午。”

“可昨天中午十二点她去做弥撒了……”

“好吧，那就是晚些时候说的。别较真，您知道我有多么健忘。”

房东的脸上浮现出一副了然的表情。弗雷萨心想，也许不该扯上哈辛达，也不该提起昨天两人干柴烈火后的交易。左邻右舍都知道冈萨雷斯先生脑子不灵光，但他多少应该察觉到太太给他戴了多少顶绿帽子。